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六上

下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蘇曰炳

說郛卷六上

元　陶宗儀　撰

聖門事業圖序　李元綱

欲窺聖人之門墻所造之道有四焉曰明曰習曰存曰覺是也明則知之必當習則行之必熟若夫存覺則仁矣知而能行是猶適燕而北轅其所趨雖有遲速之不同終亦必至而後已苟終日談燕而駐足則亦安能至哉此版築之學所以有行之惟艱之說也雖然始條理

者知之事也有知之士則必知之明擇之精苟未知而力行是猶適燕而南轅縱復疾馳心幽并而足吳越未見其能至也此大學之道必以致知為先焉予留心道學幾三十載食息研究不忘麤亦知所趨向矣於是列為十圖共成一編以示同志蓋欲咸知聖門事業之所在而不失其所趨向也因目曰聖門事業儻知之有所未盡幸無惜告教之乾道庚寅百鍊眞隱李元綱國紀

序

傳道正統

歷代聖賢傳大中至正之道行之萬世而無弊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明道

伊川

獨行聖賢其道可救一時不可傳於萬世

伯夷　荀況

柳下惠　揚雄

獨行聖賢其道可救一時不可傳於萬世

瞿曇　楊朱

老聃　墨翟

大本達道

人性之善也此言天命之性性相近也此言生質之性天命之性論其本原生質之性論其稟受性不可一槩論學者宜審之蓋性出於天才出於氣論性不論氣不

合內外

一以貫之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無不善

萬物皆備

與鬼神為一

天道

天德

天理

天命

與天地相似

才

性

氣

仁

智

義

禮

發用

形

性之動

形

存生

色

色

哀樂

喜怒

是非

羞惡

道德性命之理

惻隱

辭讓

若之則善

情

下學上達

窮理盡性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

盡其心知其性則知天

一敬仁

誠忠仁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若夫生質之性性即氣也氣即性也稟氣有清濁故才質有厚薄而善惡知愚出焉荀楊言性皆言其才耳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則善矣

進修倫類

易神常信仁

中

誠忠一敬恒

無一物不該

無一息不存

無思
氣平
神藏
性靜
寂然不動之時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意必固我既絶之後
敬以直内之時
心正
意誠
志定
情忘
念寂

養中

謹思
克念
約情
持志
養氣
存神
率性
誠意
存心
謹獨
動容貌
正顏色
出辭氣
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不遷怒
不貳過
懲忿
窒慾

和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發而皆中節
動容周旋中禮
義以方外

致知格物

要知萬物皆備於我

要知萬物同出于一

窮理

下學

始條理

博學

審問

明善

明明德

謹思

擇善

明辨

已知萬物皆備於我

已知萬物同出于一

物格知致

强恕

擴充

篤行

終條理

固執

止

意誠

善

盡性

上達

不違仁

無不敬

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

合內外之道

開物成務之道

存心要法

中

喜怒哀
樂未發

獨

戒謹

隱

微

初

有動于中

思誠

不遷怒

安危存
覺之於始萌

亡之機
復之於未遠

其違未遠

不貳過

恐懼

不睹

不聞

持敬

和

發皆
中節

求仁捷徑

有知覺

仁

識痛痒

敬

恕

敬為持己之道故人心常存

仁非敬不立　仁者萬物之一源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皆備於我

仁非恕不行　天下無性外之物

恕為克己之方故天理自著

聚散常理

太極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陰　陽

二　幽　地理　五行之氣　一貫復　陰陽之精　天文　明　二

氣形　氣形

金（兌口）　木（巽股）　火（離目）　土（坤腹）

土（艮手）　水（坎耳）　木（震足）　金（乾首）

終　始

脩身俟之　天壽不貳

鬼　神

始終循環生死

寂滅者往而不反

陰陽交而有神　所過者化

道兼體而無累

形氣離而有鬼　所存者神

相續聚散之理

徇生執有者物而化

氣　形

所伸者無息　所屈者不亡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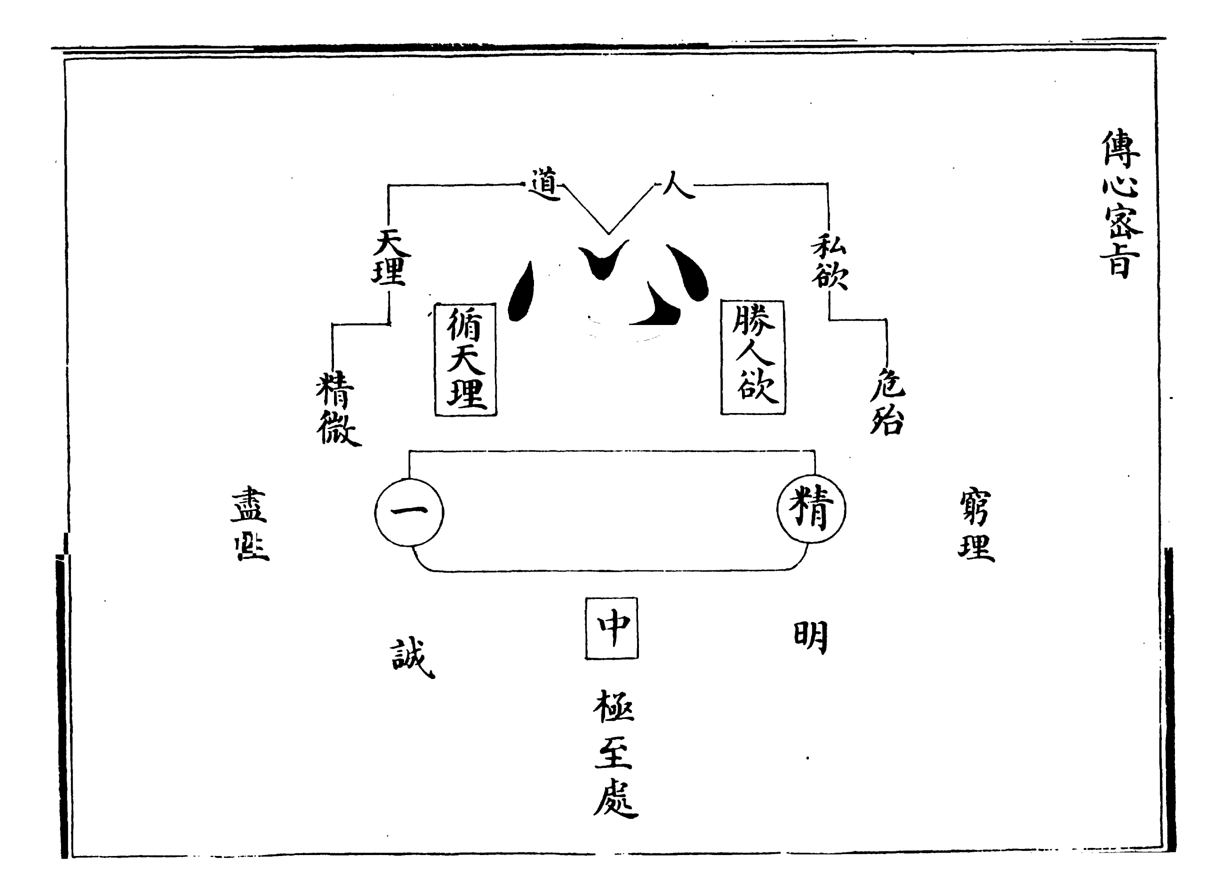
曾子啓手足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

故知生死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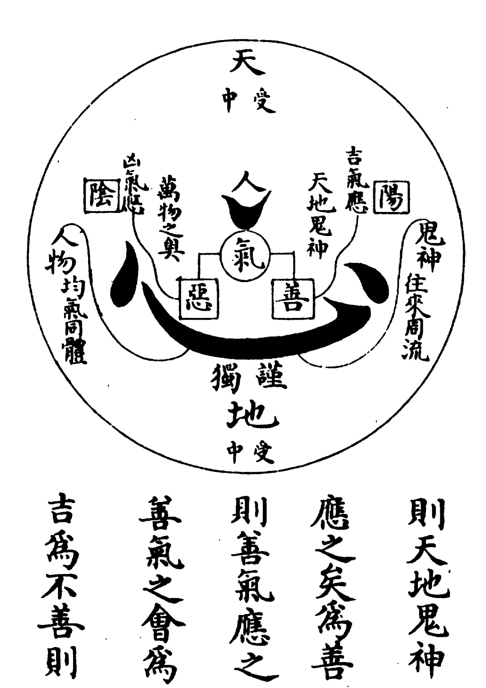
曾子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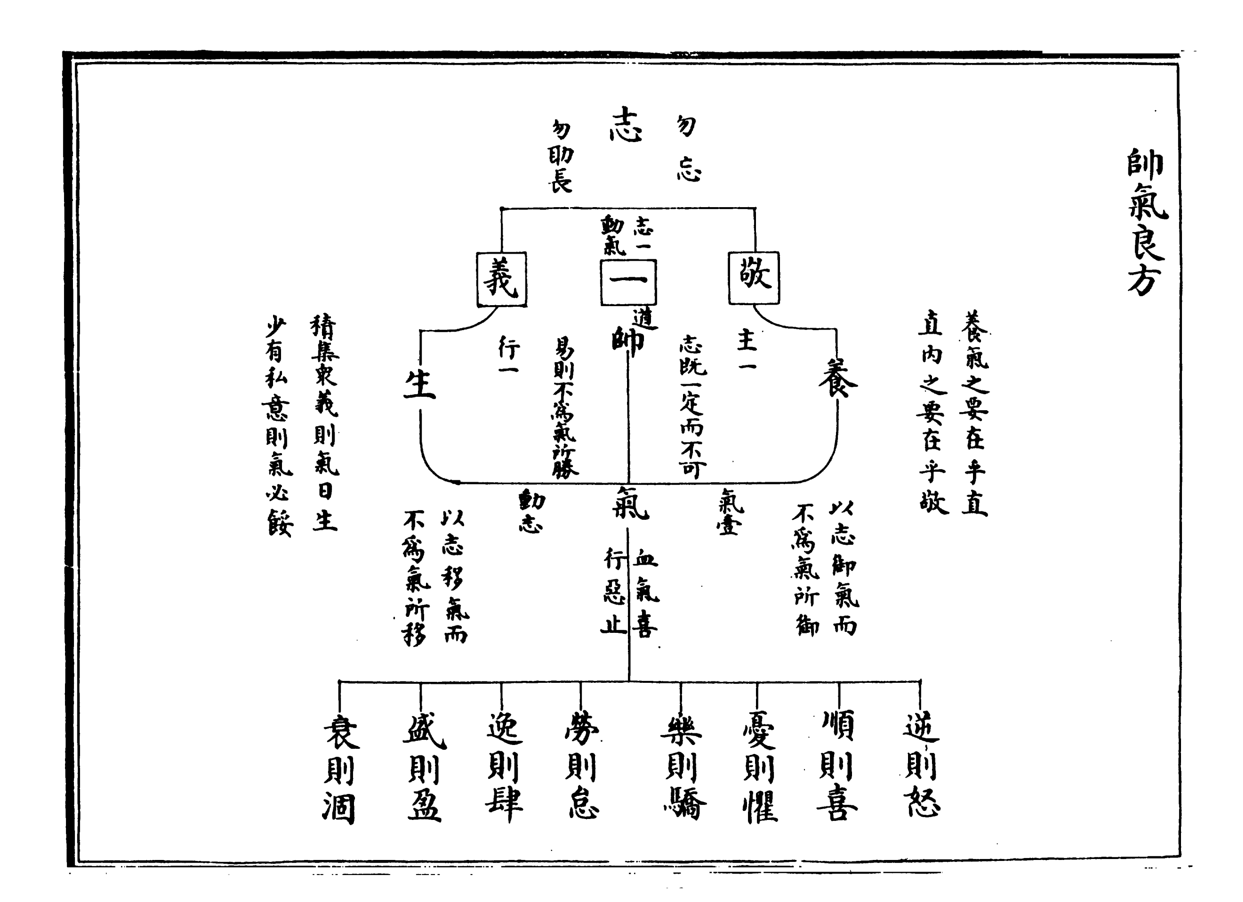


傳心密旨
道
人
心
天理
私欲
循天理
勝人欲
精微
危殆
一
精
盡性
窮理
中
誠
明
極至處

一氣通感



天地萬物一氣也一動於心則天地鬼神應之矣爲善則善氣應之善氣之會爲吉爲不善則惡氣應之惡氣之會爲凶


帥氣良方
志
勿忘
勿助長
志一動氣
敬
一
義
道
帥
主一
志既一定而不可易則不爲氣所勝
行一
養
生
養氣之要在乎直
直內之要在乎敬
積集衆義則氣日生
少有私意則氣必餒
氣
氣壹
動志
以志御氣而不爲氣所御
以志移氣而不爲氣所移
血氣喜
行惡止
逆則怒
順則喜
憂則懼
樂則驕
勞則怠
逸則肆
盛則盈
衰則涸

心性本體

誠

天德　天道　天理　天命

不息不已

敬以直內之時

意必固我既絕之後

性
仁

與物同體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寂然不動之時

不偏不倚

無一物不該

無一息不存

與天地相似

與鬼神為一

我　固　必　意　赤子之心　喜　怒　哀　樂

至誠然後能盡性

大本

良心

盡心以知性

存心　收放心　致和　致中　執中

謹獨異名

道體

道心

盡性然後能體道

窮理以盡性

主一　持志　思誠　持敬　克仁

謹獨異名

謹獨

事天處

和

覺

有動于中之於始萌

戒謹

不睹

復

其遏未遠之於未遠

恐懼

不聞

察乎人倫

庸言之信

道用

感而遂通

性命

之理

義以方外

達理

庸行之謹

明乎庶物

聖門事業圖跋

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之為言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體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寂然不動敬以直內與天地相似與鬼神為一無一息不存無一物不該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初無過與不及所取準則以為中者本心而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則知與天地萬物本同一體何以驗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之時其心怵惕者由物之體傷於彼而吾之心感痛於此則仁之體顯矣自此而親親自此而仁民自此而愛物皆其本心隨物而見者然也惟其梏於蕞然之形體常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所發遂至於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者失而不守吁可憐哉此子思所以有謹獨之說也益謹獨者所以執中也亦聞前修之論謹獨乎獨非交物之時有動於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

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爲顯見孰甚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方其喜怒哀樂發而未遠意必固我微見其端安危存亡之機繫焉要當覺之於始萌復之於未遠措心積慮常務執中戒謹恐懼惟恐失之遠其察乎人倫明乎庶物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自然發而中節也感而遂通也義以方外也莫非順性命之理也自此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矣嗚呼此道甚明學者昧焉終日營營而不知有是道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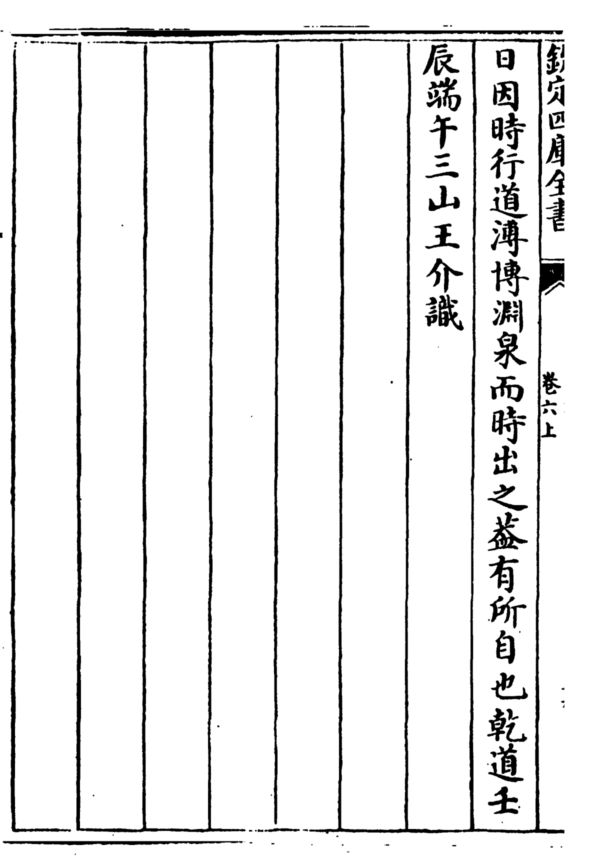
人欲而滅天理無足怪也殊不知古之君子莫不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以養中於喜怒哀樂始發之際以執中然後發必中節動無不和六經之説語孟之言皆所以明斯道也所學未嘗不在於是所行亦未嘗不在於是亦未有捨是能至聖賢者也雖然其學皆自窮理入窮理者致知格物是也予恐後學未知此道故作圖以示之集説以明之有志之士幸毋忽焉乾道癸巳仲秋旦日錢唐李元綱識

聖門事業圖後序

古之所謂士君子者為己而學為人而仕所謂為己而學者盡其心知其性存其心養其性是也所謂為人而仕者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内之溝中是也有為己之學則必有為人之仕矣方其務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而後已非為利祿計也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從之者任之也是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後之士君子則不然為人而學為己

而仕所謂為人而學者摛章繪句以祈人之知博物洽聞以求世之用是也所謂為己而仕者富貴利達以為榮膏粱文繡以為樂是也有為人之學則必有為己之仕矣先達之士唱於上後進之士應於下父以是教其子兄以是詔其弟師以是傳其徒少習之長成之靡然成風蕩不知返本末失序故其措心積慮不出於道其處己應物之際顛倒錯亂雖欲强於為善則亦紛然莫知所適從也吁可憐哉友人李國紀上庠賢士也世為

錢唐人父祖登科飽聞詩禮寓居吳興之新市力學不倦操履益堅雖處困窮怡然自得不為外物之所奪不為異端之所誘其學以存心養性為本所造必欲至於通晝夜之道明屈伸之理而後已日就月將撰成十圖俾後學知所趨向其志亦大矣仍集內聖外王之道三先生西銘解厚德録言行編數書版行於世亦可謂知所用心也予與之交游非一日矣因道其詳庶知吾儒自有妙道精義不假外求又知為學不專在於科舉他



日因時行道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葢有所自也乾道壬

辰端午三山王介識

兼明書卷一

丘光庭

諸書

三皇

鄭康成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宋均以燧人伏羲神農為三皇白虎通以伏羲神農祝融為三皇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明曰女媧燧人祝融事經典未嘗以帝皇言之又不承五行之運葢霸而不王者也且祝融乃顓頊之代火官之長可列於三皇哉則知諸家

之論唯安國為長

五帝

鄭康成以黄帝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六人而云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司馬遷以黄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明曰康成以女媧為皇軒轅為帝按軒轅之德不劣女媧何故不為稱皇而淪之入帝仍為六人哉考其名迹未為允當者也司馬遷近遺少昊而遠收黄

帝其為疎略一至於斯安國精詳可為定論

皇帝名義

鄭康成云北斗天皇大帝其精生人凡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又云五帝者仰合五帝座星也明曰康成舉其遑未為通論也今按尚書說皇者皆天德也皇王大也帝諦也公平通達舉事審諦也人主德同天覆故德優者謂之皇其次謂之帝然則皇者帝者皆法天為名非取星為號也或曰子以軒轅為皇何故謂之黃帝答曰

凡言有通析析而言之則皇尊於帝通而言之則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則伏羲亦謂之帝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則堯亦謂之皇也

放勲重華文命非名

司馬遷史記以放勲為堯名重華為舜名文命為禹名明曰皆非也按堯典云若稽古帝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孔安國曰勲功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欽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也舜典云若稽古帝

舜曰重華協于帝孔安國曰華謂文德言其文德光華
重合於堯俱聖明也大禹謨云若稽古大禹文命敷于
四海祗承于帝孔安國曰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
承堯舜也據安國所言當以放勳重華文命皆謂功業
德化不言是其名也或問曰子何知安國之是而司馬
之非乎荅曰以尚書經文知之也經文上曰是帝堯之
位號下曰是帝堯之功德若放勳是堯之名則經當云
若稽古帝堯放勳則放勳當其名處今放勳乃在曰之

下連於欽明文思豈名不屬於位號而乃冠於功業乎又舜典云重華協于帝若重華為名將何以協于帝又大禹謨云文命敷于四海若以文命為名將何以敷于四海又臯陶謨曰允廸厥德豈允廸為臯陶之名乎且子生三月而父為之名今放勲重華文命之義皆謂聖明功業豈此三帝即位之後始為名乎且舜之父母頑嚚豈知舜之德可繼於堯而名之重華乎若是舜自作於理固不當如此驗斯枝節即放勲重華文命非堯舜

夏禹之名也故知馬遷之非安國之是也

五行神

明曰木神曰勾芒火神曰祝融土神曰后土金神曰蓐收水神曰玄冥土神獨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或問曰據此后土是五行之神矣漢代立后土祠於汾陰祀何神也答曰三代已前無此禮蓋出一時之制耳其祀當廣祀地神即如月令所祀皇地祇者也

五行配

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熈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熈為玄㝠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此五子生為五行之官死後以之配祭五行之神也或問曰鄭康成于月令其神后土注云顓頊之子犂兼后土官孔頴達曰勾龍初為后土後轉為社神后土有闕犂則兼之者何也答曰康成失之于前頴達猶

之于後皆非也按左傳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則是
勾龍一人而配兩祭非謂轉為社神也月令土既是五
行之神以勾龍配之正與左傳文合而康成以犂兼之
亦何乖謬又問曰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
司地黎既曾司地何故不可配土乎荅曰黎之司地兼
其職爾非有功於土也若謂黎可配土則重亦可配天
乎且黎為火正而康成猶用兼之配土豈勾龍土官乃
不可以配土乎今依左氏勾龍配于兩祭不亦宜乎又

問曰勾芒祝融之類皆是五行之名號重黎之名皆是人鬼何故與之同稱乎答曰此五子能著其功施于人與鬼神相似故得與之同稱也亦猶皇帝天神王者德同于天故亦得稱皇帝此其義也

社神

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五土者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明曰社者所在土地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也若唯祭斯五者則

鄰邑之土人不賴之乎且邑外之土分為五事之外無餘地也何必歷舉其名乎以此推之知社神所在土地之名也或問曰五土之名出自周禮非乎答曰按周禮地官唯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為社也又問曰社既土神而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又何神也答曰方丘之祭祭大地之神社之所祭祭邦國鄉原之土神也

社位

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也明曰按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向堂為正即左在西而右在東也凡堂及門外皆人臣之位故以向堂為正也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廟者則社稷在門東宗廟在門西也所以然者社稷所主之祀東方陽之發生宗廟主死人之祭西方為陰陰主死云者各從類也閔二年左傳言季友之生卜之曰間于兩社者周社與亳社也亳社殷社也殷都亳故謂之亳社即禮記所

謂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者也立之於廟門外以為後王戒亦從陰類也然則雉門之外東有周社西有殷社二社之間朝廷執政之所故曰間于兩社為公室輔也

社名

或問曰社既土神不言祇而云社者何也答曰社以神地之道也葢以土地人所踐履而無崇敬之心故合其字從示其音為社皆所以神明之也

社配

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共工氏之子句龍為后土為社是句龍生為后土之官死後以之配祭於社今之祭社以后土配坐即句龍也

社日

或問曰月令云擇元日命民社注云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郊特牲云日用甲日之始也與今注月令不同何也荅曰觀召誥云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則是今注

月令取名詁為義也不取郊特牲為義者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屬木故不用甲也用戊者戊屬土也名詁周書則周人不用甲也郊特牲云甲者當是異代之禮也

社始

或問社之始答曰始於上古穴居之時也故禮記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者古人掘地而居開中取明雨水霤入謂之中霤言土神所在皆得祭之在家為中霤在國為社也由此而論社之所始其來尚矣

社樹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明曰社所以依神表域也各隨其地所宜而樹之宰我謂欲使人畏敬戰慄失其義也

稷神

先儒皆以稷祭百穀之神鄭康成以稷祭原隰之神明曰鄭義非也且原隰亦土也社既祭土何故更分原隰

而别祭之乎又稷之名義不與原隰相侔縱令鄭義有徵亦是不分眞偽諸儒所識可謂不一

稷名

或問曰稷既百穀之神不言穀而云稷者何也荅曰稷屬土而為諸穀之長故月令謂之首種首種者種最在前也諸穀不可徧舉故舉其長而為言之以等之也若直以穀言之則為人所褻慢也

稷配

明曰有能播百穀者謂之曰正正長也謂為農之長死後以配祭于稷謂之后稷后君也謂為穀之君也左傳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稷配以后稷者周棄也

稷日

或問曰祭稷不别日與社同日者何也答曰以百穀生于土戊屬土故可與社同日而祭也

稷始

或問稷之始答曰始有粒食之時也故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厲山神農之號則神農之時有稷矣

文字元起

代人多以文字始于黄帝蒼頡者明曰非也自生人以來便有文字何以知之按山海經云鳳凰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豈鳳凰乃生于蒼頡之後乎韓詩外傳云自古封太山禪梁父者百餘

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仲對齊威公云古人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刻石記號所識十二而已其首有無懐氏則夷吾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懐氏前由此而論則文字之興其來遠矣假令蒼頡在黄帝之前亦不始于蒼頡矣葢廣而論之故尋得其名也

隸書所始

代人多以隸書始于秦時程邈者明曰非也隸書之興興于周代何以知之按左傳史趙筭絳縣人年曰亥有

二首六身是其物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葢以亥字之形似布筭之狀按古文亥作丆全無其狀雖春秋之時文字體别而言亥字有二首六身則是今之亥字下其首之二畫竪置身傍亥作㑊此則二萬六千六百之數也據此亥文則春秋之時有隸書矣又酈善長水經注云臨淄人有發古冢者得銅棺棺外隱起爲文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古文餘同今書此胡公又在春秋之前即隸書興于周代明

矣當時未全行猶與古文相參自秦程邈已來乃廢古文全行隷體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創造也

土牛義

禮記月令注曰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不云其牛別加彩色今州縣所造春牛或赤或青或黄或黑又以杖扣之而便棄者明曰古人尚質任土所宜後代重文更加彩色而州縣不知本意率意而為今按開元禮新制篇云其土牛各隨其方則是王城四門各出土牛悉用五

行之色天下州縣即如分土之義分土者天子太社之壇用五色之土封東方諸侯則割壇東之青土以白毛包而賜之令至其國先立社壇全用青土封南方諸侯則割赤土西方則割白土北方則割黑土今土牛之色亦宜效彼社壇或問曰今地主率官吏以杖打之曰打春牛何也答曰按月令注只言示農耕之早晚不言以杖打之此謂人之妄作耳又曰何謂示農耕之早晚答曰以立春為候也立春在十二月望即策牛人近前示其

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即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正月望即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又問曰按月令出土牛在十二月今立春方出何也答曰季冬之月二陽已動土脉已興故用土作牛以彰農事今立春方出農已自知何用策牛之人在前在後也斯自漢朝之失積習為常按漢書立春之日京都百官青衣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又按營繕令立春前二日京城及諸州縣門外各立土牛耕人斯皆失其先書

示農之義也又問曰幾日而除之答曰七日而除葢欲農人之徧見也今人打後便除又乖其理焉

鄉飲酒樂

今州府貢士陳鄉飲酒堂上堂下樂工皆坐亦皆有人歌又皆絲竹明曰如此則尊卑無别何為分居上下哉

按鄉飲酒禮及燕禮事皆云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立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即是堂上樂有人歌以琴瑟和之並無竹器樂工皆坐堂下無人歌但吹笙

播詩亦無琴瑟吹笙者皆立故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言貴重人之聲故令歌者在上輕賤匏竹之器故令在下今州府所行並無等級有司不辨故也

兼明書卷二

丘光庭

周易

雲從龍

乾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說者以為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明曰非也夫風雲者天地陰陽之氣交感而生安有蟲獸聲息而能興動之哉葢雲將起而龍吟風欲生而虎嘯故傳曰龍從雲蛇從霧巢居知雨是也或曰文言仲尼所作何故不知答曰但取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先天不違者也

莧陸

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王弼云莧陸草之柔脆者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馬鄭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明曰如諸儒之意皆以莧陸為一物直為上六之象今以莧陸為二物莧者白莧也陸者商陸也莧象上六陸象九三上六象陰莧亦全柔也九三以陽應陰陸亦剛下柔上也且夬是五陽共決一陰之卦

九五以陽處中既剛且尊而為決主親決上六而九三應之亦將被決故曰莧陸夬夬重言夬者決莧決陸也由此而論莧陸為二物亦以明矣按本草商陸一名葛根（葛音勑張反）一名呼夜一名章陸一名烏椹一名六甲父母殊無莧之號益諸儒之誤也或曰九三君子夬夬其義如何答曰九三以陽應陰有違于衆若君子能決斷己意與衆陽共決上六則免悔故亦重言夬夬也

密雲不雨

王弼云凡雲雨者陰氣布于上而陽薄之不得通則烝而為雨明日此說未窮其理何者夫陰陽二氣生于黄泉氤氲交結出地為雲二氣力均則能為雨或陰氣少而陽氣多或陰氣多而陽氣少皆不能為雨也小畜不雨者陰氣少也☰☴乾下巽上小畜小過不雨者陽氣少也☶☳艮下震上小過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者陽極則陰也故禮記孔子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雲也者非一氣能生者也譬之于炊或有水而無火有火而無水皆不能生氣必

須水火備而后氣生氣生本于釜中非結成于甑上也由此而論雲必結于地中陰陽相將而出若陰先而陽後尚不能為雲豈能為雨乎

天地絪緼

繫辭云天地絪緼萬物化醇論者以為絪緼天中之氣明曰絪緼未散之名也其氣結于黄泉非在天之謂也若已在天安能化生萬物直由氣自黄泉而生萬物資之以化萬物者動植之總名也動植初化未有交接故

曰化醇及其交接萬物由此蕃滋故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男女者雌雄牝牡之稱也夫人之精既皆自下豈氤氲不自下乎按月令建子之月律中黄鍾黄者地中之色也鍾者種也言十一月陽氣種于黄泉也故知渾天之形具半常居地下地之下有水水之下有氣氣之下有天天之元氣自水而昇地自地而昇天自天而廻還水下所謂一陰一陽而無窮也故復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震下坤上復 天地之心陽氣在下即知絪緼之氣

所存焉

樞機

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孔頴達曰樞户樞機弩牙明曰樞是門關非户樞也何以知之機是弩牙牙發則箭去樞是門關關發即扉開則是門之開閉由關不由樞也且樞非能動轉安得謂之發乎道書云流水不腐户樞不蠹蓋以門關來去故不蠹耿户樞何謂不蠹乎是知頴達之説謬也

尚書

三江既入

禹貢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曰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既入致定為震澤也鄭玄云江自彭蠡分為三既入者入海也明曰底致也安國之意以為三江之水入于震澤所以致定也按洪水之時包山襄陵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既入然後方為震澤康成以既入為入海可謂得之言三江之水已入于海然後平陸出平

陸出然後震澤致定也

包匭菁茅

禹貢荆州所貢包匭菁茅孔安國曰包橘柚也匭匣也菁以為葅茅以縮酒僖四年左傳稱齊侯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杜元凱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明曰孔失而杜得也何以言之按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是知菁茅即三脊之茅也菁者茅之狀貌菁菁然也三脊之茅諸土不生

故楚人特貢之也孔云菁可為葅是謂菁為蔓菁也且蔓菁常物所在皆生何必須事楚國匭盛而貢之哉故知孔失之矣

血流漂杵

武成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血流漂杵甚言之也明曰血流舂杵不近人情今以杵當為杆字之誤也按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左傳郤至舉此云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則是古人讀干為汗

杆一名楯一名櫓漢書云血流漂櫓櫓即杆俗呼為傍牌此物體輕或可漂也

周康王名

周書顧命云用敬保元子釗孔安國曰釗康王名也諸儒皆讀釗為昭明曰讀者非也釗當音梟按字書六體一曰諧聲此釗字諧聲字口邉着斗音古由反是叫字即金邉着斗當音梟明矣今人依釗從刀者訛也且昭王是康王之子豈有子謚父諱而音同乎是周人本讀為梟

今人誤讀昭字矣或曰禮不諱嫌名釗昭音同而字異得非嫌名乎答曰言語之間詩書之内有音同字異者即不為之諱豈父諱子謚可用嫌名乎直今人讀之非也

毛詩

序

先儒言詩序并小序子夏所作或云毛萇所作明曰非毛萇作也何以知之按鄭風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

其室家經曰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毛傳曰願其室家得相樂也據此傳意與序不同自是又一取義也何者以有女如雲者皆男女相棄不能保其室家即縞衣綦巾是作詩者之妻也既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言願更得聊且與我為樂也如此則與序合今毛以縞衣綦巾為他人之男女願為室家得以相樂此與序意相違故知序非毛作也此類實繁不可具舉或曰既非毛作毛為傳之時何不解其序也答曰以序文明白無煩解也

沈朗新添

大中年中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表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為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編次不當耳今別撰二篇為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為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為文王詩請以此四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朝廷嘉之明曰沈朗論詩一何狂謬雖詩之篇次今古或殊其以關雎居先不可易也古人為文語事莫不從微至著自家形國故序曰關雎

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俗本云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經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由此而論則關雎居三百篇之首不亦宜乎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則孔子以關雎爲首訓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則關雎居周南先矣且詩有四始一曰風二曰小雅三曰大雅四曰頌周南實國風而以帝王之事冠之則失四始之倫也甚矣不知沈朗自謂新添

四篇為風乎為雅乎為風也則不宜歌帝王之道為雅也則不可置關雎之前非惟首尾乖張實亦自相矛盾其為妄作無乃甚乎

雎鳩

顔氏匡謬云雎鳩白鷺明曰按左傳云雎鳩氏司馬也爾雅云雎鳩王雎郭璞曰今江東呼為鶚毛長云雎鳩摯而有别然則雎鳩之為鶚不可易也爾雅又云楊鳥白鷺是白鷺一名楊鳥則雎鳩非白鷺明矣

美目揚兮

齊風猗嗟篇云美目揚兮毛傳曰好目揚眉也孔頴達曰眉毛揚起故名眉為揚明曰經無眉文毛何得以為揚眉孔又以為眉毛揚起是其不顧經文妄為臆說葢揚者目之開大之貌禮記云揚其目而視之是也

美目清兮

又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毛傳曰目上為名目下為清明曰亦非也清者目中黑白分明如水之清也衛風云

美目盼兮若以目下為清盼當復在何所

曷又從止

齊風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也經云既曰庸止曷又從止孔頴達曰以意從送與之淫耳非謂從至魯也明曰按左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讙讙魯地然則詩言曷又從止是謂從送至讙入于魯地則頴達之言失也

碩鼠

魏風碩鼠刺重斂也孔頴達曰碩大也其鼠頭似兎尾青黄色又引許慎云碩鼠有五技皆不長陸璣蟲魚䟽云今河東有大鼠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明曰經文坦然義理無隱何為廣引他物自取混淆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左傳曰鼠晝伏夜動畏人故也但言畏人則此尋常鼠也言其貪食以致肥大取之以比其君故以大言之耳猶如封豕長蛇之類焉亦如碩人閔莊姜也人即尋常人以其指斥莊公故云碩人斯類甚明不煩多

說諸儒所見别是一般不可引以解此耳

生于道左

唐風有杕之杜生于道左箋云道東也日之熱常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故也明曰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道左陰更過東人不可得休息也詩意言武公既已寡特而惠澤不及人故君子不肯適我也亦如樹既寡特而陰更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鄭言人所宜休息于義

何安

其帶伊絲

曹風鳲鳩云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弁伊騏箋云刺不稱其服也明曰按下文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序云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即此刺無君子詩人思是君子以其在位故上章言君子之心下章言君子之治此章言君子之服皆謂今在位無此君子也非謂刺不稱其服且經云淑人君子安得不稱其服耶

鸛鳴于垤

東山云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萇云垤螘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明曰據詩之文勢此垤不得為蟻冢葢是土之隆聳近水者也按左傳云屨及于垤皇謂寢門闕也又云葬于垤皇謂墓門闕也凡闕者聚土為之故知此垤謂土之隆聳近水者若坻沚之類也鸛水鳥也天將陰雨則鳴于隆土之上婦人聞之憂雨思夫故歎于室若以于垤是蟻上于冢則鸛鳴竟于何處豈文章

之體當如是耶且經無蟻文何得鑿空生義

莎雞

豳風云六月莎雞振羽毛萇云莎雞羽成而振訊之孔穎達曰莎雞似蝗而色斑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明曰二說皆非也按諸蟲之鳴出于口喙者多矣有脅鳴者有脰鳴者有股鳴者有羽鳴者脅鳴者蜩蟬也脰鳴者螻蟈也股鳴者斯螽也羽鳴者莎雞也若以飛而有聲為羽鳴者則蠅蚊之類皆是何獨莎雞也

且豳風所言非偶然也以莎雞斯螽之事皆陽蟲也陽氣出則此蟲鳴陽氣入則此蟲盡著其將寒之有漸勸人早備于寒也今驗莎雞狀如蚱蜢頭小而身大色青而有鬚其羽晝合不鳴夜則氣從背出吹其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緯車故今人呼為絡緯者是也如或不信可取樹枝之上候其鳴者把火燃看即知斯言之不謬孔云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是其不識莎雞妄為

鴟鴞

豳風鴟鴞序云周公救亂也經曰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毛萇云鴟鴞鸋鴂也孔穎達曰鴟鴞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明曰穎達之妄也按郭璞注爾雅云鸋鴂鴟之類也魯頌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毛萇傳曰鴞惡聲鳥也又賈誼鵩鳥賦序云鵩似鴞不祥鳥也又弔屈賦曰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顏師古注曰鴟鵂鶹怪鳥也鴞惡聲鳥也據毛萇郭璞顏師古諸儒之

說則鴟鴞土梟之類非巧婦矣無毀我室我巧婦也然則此詩之內有鴟鴞毀室之言益周公之意以鴟鴞比管蔡巧婦比己言管叔蔡叔流言致成王疑我罪我屬黨不可更奪其土地故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如此則當是鴟鴞欲毀巧婦之室巧婦哀鳴于鴟鴞而康成頴達直以鴟鴞為巧婦非也

補新宮 并序

昭二十五年左傳叔孫昭子聘于宋公享之賦新宮又

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宫今詩序無此篇葢孔子返魯之後其詩散逸採之不得故也三百之篇孔子既已删定子夏從而序之其序不冠諸篇别為編簡縱其辭尋逸厥義猶存若南陔白華之類故束晳得以補之惟此新宫則辭義俱失茍非精考難究根源按新者有舊之辭也新作南門新作延廐是也宫者居處燕遊宗廟之總稱也士為城絳以深其宫梁伯溝其公宫居處之宫也楚之章華晋之虒祁燕遊之宫也成三年新宫災

禰廟之宫也然則正言新宫居處之宫也葢文王作豐之時新建宫室宫室初成而祭之因之以燕賓客謂之為考考考成也若宣王斯干考成室之類是也亦謂之落落者以酒澆落之也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類是也因此之時詩人歌詠其美以成篇章故周公採之為燕享歌焉必知此新宫為文王詩者以燕禮云下管新宫下管者堂下以笙奏詩也鄉飲酒禮云工升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于堂下奏南陔

白華華黍笙之所奏例皆小雅皆是文王之詩新宮既為下管所奏正與南陔事同故知為文王詩也知非天子詩者以天子之詩非宋公所賦下管所奏故也知非諸侯詩者以諸侯之詩不得入雅當在國風故也知非禰廟詩者以禰廟之詩不可享賓故也知非燕遊之宮詩者以燕遊之宮多不如禮其詩必當規刺規刺之作是為變雅享賓不用變雅故也由此而論則新宮為文王之詩亦已明矣或問曰文王既非天子又非諸侯為

何事也答曰周室本為諸侯文王身有聖德當殷紂之代三分天下之衆二分歸周而文王猶服事紂武王克殷之後謚之曰文追尊為王其詩有風焉周南召南是也有小雅焉鹿鳴南陔之類是也有大雅焉大明棫樸之類是也有頌焉清廟我將之類是也四始之中皆有詩者以其國為諸侯身行王道薨後追尊故也新宮既為小雅今依其體以補之云爾

小序

新宮成室也宮室畢乃祭而落之又與朝臣賓客燕飲謂之成也　奐奐新宮禮樂其融爾德惟賢爾闕惟忠為忠以公斯筵是同人之醉我與我延賓　奐奐新宮既奐而輪其固如山其儼如雲其寢斯安闕　分我既考落以燕羣臣　奐奐新宮既祭既延我闕　鏞于以醉賢有禮無愆我有斯宮斯宮以安康後萬年

新宮三章章八句

補茅鴟并序

襄二十八年左傳齊慶封奔魯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杜元凱曰茅鴟逸詩刺不敬也凡詩先儒所不見者皆謂之逸不分其舊亡與刪去也臣以茅鴟非舊亡葢孔子刪去耳何以明之按襄二十八年孔子時年八歲記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慶封奔魯之日與孔子就學之年其間相去不遠其詩未至流散況周禮盡在魯國孔子賢于叔孫

豈叔孫尚得見之而孔子反不得見也由此而論茅鴟之作不合禮又為依孔子刪去亦已明矣或曰安知新宮不為刪去耶荅曰新宮為周公所收燕禮所用不與茅鴟同也曰茅鴟為風乎為雅乎曰非雅也風也何以言之以叔孫大夫所賦多是國風故也今之所補亦體風焉

小序

茅鴟刺食祿而無禮也在位之人有重祿而無禮度君

子以為茅鴟之不若作詩以刺之　茅鴟茅鴟無集我岡汝食汝飽莫我為祥顧彈去汝來彼鳳凰來彼鳳凰其儀有章　茅鴟茅鴟無啄我雀汝食汝飽莫我肯略顧彈去汝來彼瑞鵲來彼瑞鵲其音可樂　茅鴟茅鴟無搏鸍鸍汝食汝飽莫我為休顧彈去汝來彼鳲鳩來彼鳲鳩食子其周　茅鴟茅鴟毋盡我陵汝食汝飽莫我好聲顧彈去汝來彼倉鷹來彼倉鷹祭鳥是徵

茅鴟四章章八句

說郛卷六上

說郛卷六下

兼明書卷三 丘光庭

元 陶宗儀 撰

春秋

劉子玄誤說周之諸侯用夏正

劉子玄史通云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儀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正月者年即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所紀書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

秋者妄為解釋明曰古者孟春之月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奉而行之安有周代諸侯而用夏家正朔按文十七年左傳鄭子家與晉趙宣子書云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杜注云鄭文公二年六月日即魯莊公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也此即諸侯奉行周正之明文也而子玄不精曾史妄斥先儒說經典之玷不可以訓或曰春秋後序是杜因晁所書

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所

書是魏國史記魏本周之諸侯何故不用周正也魏國之興在周之末時稱戰國魯不臣周自造史書追書前代稱王改朔周夏正而子玄執戰國之史而論春秋之制以末正本無乃悖乎

善者信矣

隱六年左傳云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明曰信當讀為屈伸古者多用信字為伸易繫辭曰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此其類焉傳言善者信善者謂嘉穀之苗也惡者常盛則嘉穀之苗屈惡草除則嘉穀之苗伸故知信即古之伸字也

衞桓公名

隱四年衞州吁殺其君完即桓公也諸家讀皆如字明曰非也完當作皃何以知之夫名以昭實終將諱之故既葬而為謚若衞侯名完豈得謚之桓乎故知完當作皃按字書容貌之皃從白下八音八俗書完作皃與容貌

之貌相似是桓公本名皃傳寫誤爲完也

荆敗蔡師于莘

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公羊曰荆者州名州不若國眡之若荆州之域然也穀梁曰荆楚也何爲謂之荆大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左氏無此解杜元凱曰荆楚本號也譚趙取公穀爲解明曰杜說是也且一國兩號其國有三殷商唐晉并此楚荆著在經典坦然明白按禮記云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又詩云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則荆為楚之本號亦已明矣故莊四年傳稱荆尸而舉又曰楚武王荆尸皆謂舉其先代之軍法也必若以其侵伐中國貶曰荆則狄入衛吳入州來何故不舉州名以貶之乎按禹四海之内都置九州而執玉帛萬國則是州大而國小也豈加大于小而為貶乎且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又何罪而曰荆楚敗徐于婁林又何功而書楚但當時史官承告而書不以此為褒貶也按春秋之例但舉國不稱人即為貶未有去其國

號而舉州名為貶者也或曰既不以荆為貶經書荆而傳稱楚何也答曰當此之時楚國實名荆左氏為傳之時近書之為楚耳推此諸文則記事之義為得其實矣

金鼓以聲氣也

僖二十二年左傳曰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杜元凱曰金鼓以佐士衆之聲氣也明曰非也按上文云三軍以利用下文云聲盛致志則是金鼓所以佐士衆之氣若謂佐士衆之聲則於文理乖矣

葛藟庇本根

文七年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根本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杜注曰葛之能藟蔓繁茂者以本根庇廕之多也且庇廕者自上及下之辭也此理炳明不注亦得

文馬

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杜注曰畫馬為文四百匹也明曰杜說非也文馬者馬之

毛色自有文彩重其難得若畫為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

姞吉人

宣五年左傳云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而生穆公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明曰石癸所言是論姞字之義義即當時姞從人作吉後代改之從女若當是從女安得吉人之語乎故是從女者失其義也

敝邑之幸

成二年齊賓媚人對晉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杜注曰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即從命也明曰杜注誤也今尋其辭意言背城一戰戰若幸勝尚當從晉命若不幸而敗固不敢不服也幸一戰而獲勝非謂完全之時也

兩覲

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趙子曰復作兩觀譏仍舊也其意言諸侯無兩觀有者僭天子也今因天災宜廢之明曰按左氏及毛詩禮記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靈臺者別地為之觀臺者因門為之凡臺望雲物知災祥水旱逆為之備不可無也左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禮運曰天子諸侯臺門大夫不臺門此以崇為貴也臺門即兩觀也由此言之諸侯之有兩觀亦以明矣或曰魯以周公故得

有兩觀其餘諸侯不當有也荅曰若後者復作是也又何譏乎又曰非譏何以書也荅曰春秋之義有褒而書者有貶而書者有譏而書者非褒貶譏而書者有國之大事法合書者即此新作雉門及兩觀及僖二十年新作南門之類也于法自當書非由譏也且兩觀與雉門同文豈雉門亦不當作邪據此諸文則趙子言非也

禮記

宿離不貸

月令云命太史司天歷候日月星辰宿離不貸孔頴達曰離讀爲儷猶配偶也言太史之官使馮相氏保章氏常在候不得怠慢不覺天文之變異孔頴達之解謬之甚也且經云日月星辰宿離不貸闕字不當繫於馮相保章也且馮相保章即太史之官何故將特在星辰之下乎今以星謂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之舍也宿留止離經歷言天子命太史之官歷候日月星辰即留止所經歷爲祥爲災無令差貸詩云月離于畢俾滂

沱矣書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其此之謂乎而頴達以宿離爲馮相保章同宿配偶是其不顧經文妄爲穿鑿

占兆審卦

月令曰命有司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孔頴達曰有司太史之宫殺牲以血塗之曰釁使之神也筴蓍也占兆謂卜兆之書也非但釁其蓍龜兼釁此占卜之書不言釁占兆者蒙上文也卦筮卦也易有六十四卦或吉或

凶但審省之而已以其筮短龜長賤於龜兆故也明曰按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無釁占兆之文而頴達解月令言兼釁占兆之書非也且兆詞存于竹帛何容以血塗之哉博雅云占瞻也爾雅云占視也則是占之為言繫人不繫兆也正與審字義同以兆卦各有吉凶慮其差謬故因釁龜筮之時占視其兆審省其卦也兆下不言吉凶者以其文繫總以吉凶結之也云筮短龜長此左傳文也頴達既誤解釁兆不釁卦故引左傳證之按僖

五年左傳云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按易之為書河圖出文經三代天道廣大悉備未有龜卜之書若斯之盛也豈短賤于龜乎或曰既不短于龜何以故立驪姬而筮之吉乎荅曰必非應筮亦不吉但卜人不善占筮謂之為吉耳亦猶穆姜初往東宮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姜氏自占之曰不然必死于此不得出矣其後穆姜竟卒于東宮又南蒯將逐季氏筮之遇坤

之比曰黄裳元吉以為大吉也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其後南蒯果不克奔齊此皆卦告之凶而誤占之為吉非短于龜也

苦菜

月令孟夏苦菜秀孔頴達曰菜似馬薤而花白其味極苦明曰按夏小正四月王萯秀月令用小正為本改王萯為苦菜也詩豳風四月莠葽鄭康成疑葽為王萯今驗四月秀者野人呼為苦葽去聲春初取煮去苦味和米

粉作餅食之四月中莖如蓬艾花如牛蒡花四月秋氣生故苦蔞秀則一歲物成自苦蔞始月令所書皆應時之物其言苦菜即苦蔞也頴達所見別是一物不可引以解此

螻蟈

月令立夏之日螻蟈鳴孔頴達曰螻蟈蝦蟇也明曰非也按蝦蟇一名蟾蜍不能鳴者蛙也故(闕)　　牝鞠殪蛙然則螻蟈蛙之類也爾雅云鼃猶黽在水者黽黽

即蛙也蟾蜍即蝦蟆也郭璞曰蝦蟇非也按蛙形小而長色青而皮光春夏居水邉相對而鳴者也蝦蟇形濶而短色黄而皮如砂鞭之汁出如乳醫方用之治甘蟲狗毒是今人悉呼蝦蟇者相承誤也按蛙鳴始于二月驗立夏而鳴者其形最小其色褐黑好聚淺水而鳴其聲如自呼為渇于者是螻蟈也

王瓜

月令立夏之後十日王瓜生諸儒及本草多不詳識明

曰王瓜即栝樓也栝樓與土瓜形狀藤葉正相類但栝樓大而土瓜小耳以其大于土瓜故以王字別之爾雅諸言王者皆此類也今驗栝樓立夏之後其苗始生正與月令文合故知先儒之說皆非也

正鵠

射義曰失諸正鵠而反求諸身先儒皆以鵠鳥小鳥畫於射候之上明曰鵠有二音其鳥亦別鴻鵠即胡木反正鵠則古篤反廣雅曰鳱鵠上音于反下古篤同鷂也然則鳱鵠

是鵠鵠即是烏鴉性驚黠射之難中故畫于射侯之上非小鳥也小鳥無名鵠者先儒未之詳也今射垛之上畫烏珠者是正面畫烏鴉也

論語

而好犯上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皇侃曰犯上謂犯顏而諫言孝悌之人必不犯顏而諫明曰犯上謂干犯君上之法令也言人事父母能孝事長兄能悌即

事君上能遵法令必不干犯於君上也既不犯上必無作亂之心故下文云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指其掌

或問禘之説子曰不知也知其説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包咸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説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明曰斯此也此掌中也指其掌者孔子以一手指指一手之掌中此三字是當時狀非謂示以掌中之物也

祭如在

祭如在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又曰祭神如神在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明曰祭如在者是孔子之前相傳有此言也孔子解之曰祭神如神在耳非謂兩般鬼神也

而有宋朝之美

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于今之世矣明曰此孔子歎末世浮薄所尚者口才與貌耳如

此則不得云而有宋朝之美葢此而亦當作不傳寫誤也

飯蔬食

皇侃曰蔬食菜食明曰經典言蔬食者皆謂麄飯非菜食也音飼謂飯麄飯者喫麄飯也上飯音扶晚反

唐棣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孔安國曰唐棣棣也明曰爾雅釋木云唐棣栘常黎反郭璞注曰白栘似白楊樹江東呼為

扶栘也又云常棣棣郭璞曰今山中有棣樹子如櫻桃可啗則唐棣是栘非棣也常棣是棣

食不厭精

皇侃曰食麄則誤人生疾故調和不厭精潔也明曰食音飼謂飯也言舂米作飯不厭精鑿也鑿子各反

食饐而餲

皇侃曰謂經久味惡如乾魚肉久而味惡也明曰食音飼謂飯也饐餲也敗餿敗也爾雅云食饐謂之餲郭璞

云飯饑臭也則非得其義焉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皇侃曰食謂他饌明日音嗣謂飯也言孔子喫肉常令少于飯也

迅雷風烈必變

孔安國注曰敬天之怒明日怒非也敬天道變也何以知之按雷者陽盛之聲也位在東方發于二月風者發生之氣也在卦屬巽于星屬箕易曰雷風恒風雷益又

曰動萬物莫疾乎雷撓萬物莫疾乎風由此觀之風雷
非天之怒亦已明矣難云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何
也答曰怒非風雷之謂也其謂天福善禍淫故無敢戲
豫慮其加禍爾蓋以禍淫為怒豈謂風雷邪又難曰左
傳云為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此非天之怒耶答
曰此左氏之不通也且震曜殺戮在夏刑罰威獄在秋
若聖人法雷而立刑則當盛夏而決罪也又難曰雷風
不為天之怒春秋震夷伯之廟左傳曰展氏有隱慝焉

何也答曰春秋記異耳左傳言也若以展氏有罪凶為天所震則楚子商臣單于冐頓何不震之益夷伯之廟偶因震而圯耳今人之舍如此者亦不少矣又難曰今人有震死者何也答曰五行六氣能生人亦能殺人非獨雷霆也且人之生命有合兵死者有合水死者有合火死者有合震死者然則雷之為物與夫水火無以異也又難曰今震死之人如鬼神何也答曰古人云蛇從霧龍從雲雲既興而龍神從之或害物耳水之深蛟蜃

居之山之大豻虎宅之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也但
人禀陰陽之變豈可同于平常故衣服冠而坐也

顔路請子之車以爲椁

先儒皆言請其車賣之爲椁也明曰經止言爲椁是欲
毀其車作椁耳非將賣之也若賣車買其爲椁之木可
以請于他財何故特請其車也且經無爲之文何爲妄
説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明曰視其文勢無子字後人加之耳按上文云吾黨有直躬者此即攘羊者之子也但云其父攘羊而證之于文自足如今更加子字翻使不安必非游夏之文

孝經

仲尼

今人讀仲尼之尼與僧尼之尼音同明曰非也仲尼之尼當音夷古夷字耳按尚書古文嵎尸烏尸萊尸並作尸今文皆作夷然則夷尸音義同也又按左傳魯哀公

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音甫晉王衍字夷甫是用今文耳又漢有諫尼晉有潘尼猶用古字按字書仲尼之尼從尸下二僧尼之尼從尸下工文字不同音義亦别代人不能分别乃一槩而呼實乖聖人之音也

曾子侍

明曰孔子之行在孝經可謂不刋之典顏閔無問答獨與曾參論者諸儒之説頗有不同且六親不和有孝慈顏閔之父和而孝不顯曾參父嚴而孝道著所以孔子

與之論孝兼亦慮其心不固因以勗之也或曰何知曾參之父嚴者答曰孟子云曾參之事父也訓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者恐虧其體非孝之道常鋤瓜誤傷蔓乃以大杖毆之是其嚴也

爾雅

菟字

釋草云菟菟荄蘩菟奚黄菟瓜之類菟字皆從艸明曰菟字不從艸按艸萊之號多取鳥獸之名以為之至如

葝鼠尾孟狼尾莌雀弁蘾烏蕵荓馬帚茭牛蘄蔨鹿藿之類其鼠狼雀烏馬牛鹿等字皆不從草兎亦獸名何獨草菟後人妄加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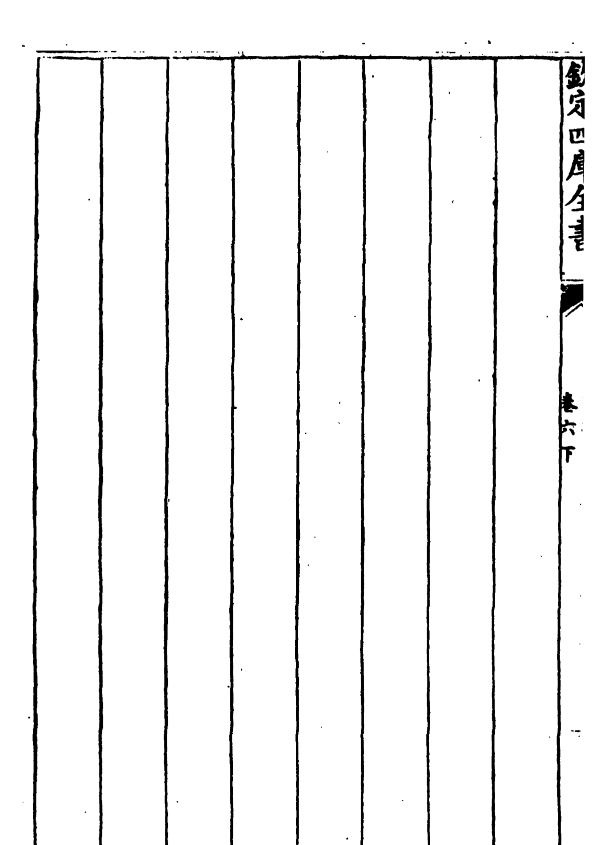
蜚蠦蜰

釋蟲云蜚蠦蜰郭璞注云蜰即負盤臭蟲也明曰按春秋書秋有蜚杜注云蜚負蠜也然杜預以蟲一名蠦蜰而郭以此蟲一名蜚蠦一名蜰以春秋證之即郭解誤也

桑鳸竊脂

釋鳥云桑鳸竊脂郭璞云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食之因以為名也明曰非也按下文云夏鳸竊玄秋鳸竊藍冬鳸竊黄棘鳸竊丹豈諸鳸皆善為盜而偷竊玄黄丹藍者乎葢竊之言淺也竊玄者淺黑色也竊藍者淺青色也竊黄者淺黄色也竊丹者淺赤色竊脂者淺白色也今三四月閒採桑之時見有小鳥灰色眼下正白俗呼白鵊鳥闕其採桑時來故謂之桑鳸

而郭注謂竊脂爲闕一何謬哉



兼明書卷四　丘光庭

文選

五臣注　文選

五臣者不知何許人也所注文選頗謂乖疎蓋以時有王張遂乃盛行于代將欲從首至末搴其蕭根則必溢帙盈箱徒費牋翰苟蔑而不語則誤後學習是用略舉綱條餘可三隅反也

吴都賦

吳都賦曰且有吳之開國造自太伯宣于延陵葢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臣延濟曰太伯延陵端其志操委棄其位以存讓體是興高節也明曰據賦文是雙關覆裝體以端委所彰覆太伯高節所興覆延陵宜于所彰下注太伯之德解端委之事所興下注延陵之德釋高節之文不宜將二人之事混同而注之且釋端委之意殊非曲經按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杜元凱注曰端委禮服也韻達曰端玄也委者長垂于地也賦言太

伯造成國邑服玄端之衣以行周禮彰顯先王之風化于吳國也左傳又曰公子光弒王僚以國讓延陵季子季子曰聖達節次守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達敢失守乎棄其室而耕于野遂捨之賦言延陵以此高尚之節宣播謙讓之風以興盛吳國非謂自興高節也賦又曰建至德以創鴻業世無得而顯稱臣延濟曰言我吳郡能建立延陵太伯之德以創大業代無得而稱美者又曰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屣于千乗臣周翰曰言吳

能建太伯延陵讓節以成風俗葢謂讓千乘之重如脫屣也明曰此文亦雙關體云建至德以創鴻業世無得而顯稱者此獨論太伯之德耳太伯建立至德以開創吳國之大業其德浩大故代人無可得而稱論語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是也且延陵非創業之主注不得兼言延陵之德也其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屣於千乘此則論延陵之德也言延陵讓國而耕於野是其克讓輕千乘也注不得兼言太伯

之德以致混淆賦又曰外失輔車脣齒之援臣向曰輔陪乘也吳蜀相資獨陪乘以脣齒為内外明曰按左傳云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先儒皆以輔謂頰輔車謂牙車此注云陪乘非也或云詩云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則是車之與輔亦相依之物有何不可而子非之其有說乎易云咸其輔頰舌孔頴達曰輔頰俱為口旁之肉輔是口旁之肉則為牙車脣齒四者同類相依而存闕一不可以喻二國更相表裏乃得俱全若以輔為陪乘則車

為載物之事輔為御車之人也人之與車非相類不可以喻二國故陪乘非也

雲楶藻棁

靈光殿賦曰雲楶藻棁臣向曰楶梁上柱棁乂手也明曰按爾雅釋宮云栭謂之楶郭璞曰薄櫨也薄音皮碧反薄柱頭也櫨斗也又云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棁郭璞云侏儒柱也臣向不依爾雅之文臆為其說且上文枝掌扠枒何邪據周翰曰枝掌梁上交木交即乂手也何

得更以梲為义手違經背義乖謬之甚

濫觴

江賦云初發源乎濫觴周翰曰濫謂泛濫水流貌觴酒盃也謂江之發源流如一盃也明曰周翰以觴為酒盃則是也然以其流水如一盃之多則非也何者且濫非水流之貌濫者泛也言其水小裁可浮泛酒盃耳

豈鮮輝于陽春

雪賦云君寧見堦上之白雪豈鮮輝于陽春臣銑曰鮮

寡也雪之光輝豈寡于陽春也明曰下文云玄陰凝沍不昧其潔太陽輝耀不固其節則鮮謂鮮明也言雪當見日而消不能鮮明光輝于陽春也

疇德瑞聖

赭白馬賦云實有騰光吐疇德瑞聖之符焉臣良曰疇昔也言昔帝之德有瑞聖之符焉明曰疇等也言焉可以等齊君子之德祥瑞聖人之道也

珪璋特達

郭璞遊仙詩曰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臣延濟曰特達美貌明日按朝聘之禮有珪璋璧琮璧琮則加束帛然後能達而珪璋德重可以獨行故曰特達聘禮云珪璋特達德也此詩之意言君子雖有才德不假外助然亦不可仕於亂代如明月之珠不可以暗中投人也

昔聞東陵瓜

阮籍詠懷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臣延濟曰故秦時東陵侯邵平種瓜於青門外其瓜甚美以供賓也

明日按嗣宗此詩是遭亂代思深居遠害故以瓜喻之言邵平種瓜不能深遠近在青門之外又色姸味美遂為人所食啗故下云五色耀朝日嘉實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意人遭亂代苟逞才露頴必為時所害如美瓜膏火之自喪矣而延濟不喻此義種瓜以供賔客何其謬歟

布衣可終身

其詩又云布衣可終身臣銑曰布衣謂邵平明日此詩

取瓜喻不專指邵平言人當亂代但服布衣自可終身何必紆朱拖紫也

施己唯約

陸士龍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其末章云施己唯約于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嶽之崇臣向日約薄豐厚也言我所施用甚薄遇禮且厚是天賜我難老之惠如山嶽之崇也明曰觀士龍之意是祝王之辭言王於身儉約於禮則豐厚所以天賜王難老如嶽之崇非士龍自謂也

霜降休百工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云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臣延濟曰季秋涼風至始授衣也霜降膠漆堅可以為器故美百工之功也明曰按月令季秋云霜始降則百工休注曰謂膠漆之作停也宣遠亦用此義言歲將宴授寒衣停百工人民安可以謀飲讌餞賔客也而延濟訓休為美言霜降膠漆堅可為器物若如此則既與百工是其勞苦何歡讌之有且時方寒凛非

用膠漆之日翻覆尋繹理無所通

尚席函杖

顔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云尚席函杖臣周翰曰尚席儒席也明曰今觀此詩文勢非謂儒席也尚席謂設席之吏也設此太子之席其間相去容杖以指書講書也知尚席為設席之吏者以其詩云尚席函杖承疑捧軼侍言稱辭惇史秉筆承疑侍言惇史三者皆太子屬官故知尚席亦官吏如尚衣之事也

鳳吹

丘希範侍晏會樂遊苑送徐州應詔詩云詰旦閶闔開馳道聞鳳吹臣延濟曰鳳吹笙也笙體象鳳故比之也明曰吹者樂之總稱鳳者美言之也以天子行幸必奏衆樂豈獨吹笙而已哉故月令云命樂工習吹大享帝於明堂是謂衆樂為吹也

涕交纓

陸士衡贈弟詩云寤言涕交纓臣銑曰纓衣領也明曰

纓帶也雖文章用字與經稍踈詁訓釋名安可臆斷

西陵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臣良曰西陵葢所居之西陵也明曰西陵浙江東之西陵驛名也何以知之以其詩云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知也

中孚文

謝靈運初發石頭城詩云雖抱中孚文猶勞貝錦詩臣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也明曰按中孚九五云有孚攣

如无咎其義言九五居尊為中孚之主為信不可暫捨而攣繫不絶故得無咎此為王者之事非臣下之所指用且其辭義不當今尋靈運之意乃指九二爻耳按九二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其義言九二處重陰之下履不失中立誠篤志雖在闇昧物亦應焉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不私權利唯德是與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靈運常抱此道尚為盂覬誣奏故曰猶勞貝錦詩而張銑以為九五爻何義也

瓜田不納履

古詩云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明日履當為屨屨字之誤也文章之體不應兩句之內二字同音又諸經傳無納履之語按曲禮曰俯而納屨義曰俯俛頭也納猶著也低頭著屨則似取瓜故為人所疑也履且無帶著時不必低頭故知履當為屨傳寫誤也

錯陶唐之象

張景陽七命云錯陶唐之象臣銑曰錯雜也陶唐堯也象法也言晉德雜於文法也明曰錯音蒼故反捨也陶唐之代人有犯罪者畫其衣冠謂之象刑言今晉德之盛人犯罪者其陶唐之象刑亦錯置而不用也

辭遠遊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云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臣銑曰辭辭國遠遊謂出征也明曰遠遊亦冠名也辭者脫去之名也言脫去遠遊之冠而戴武弁之弁也知其然者以

下文云解朱組珮青紱組紱皆綬也故知遠遊武弁皆冠也臣銑以遠遊謂出征一何乖謬

兼明書卷五

丘光庭

雜説

辛壬癸甲

史記云禹辛日娶妻甲日生啓明曰司馬遷約尚書之文而爲史記其於經義多不精詳按虞書益稷篇云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孔安國曰禹言我懲丹朱之惡如此故辛日娶塗山氏之女甲日復往治水復往之後而啓生焉啓生

之後或從東往西或從南徂北經過其門聞啟泣聲而不暇入子愛於啟以其水災未去唯大度水土之功故也而馬遷以塗山之女聘禹之後四日之内而生啟故聞其呱呱泣聲而不入愛子其不近人情一至於此且禹所以言此者以己勤於治水而不顧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耳若馬遷之意是禹疑其妻而惡其子何勤勞之有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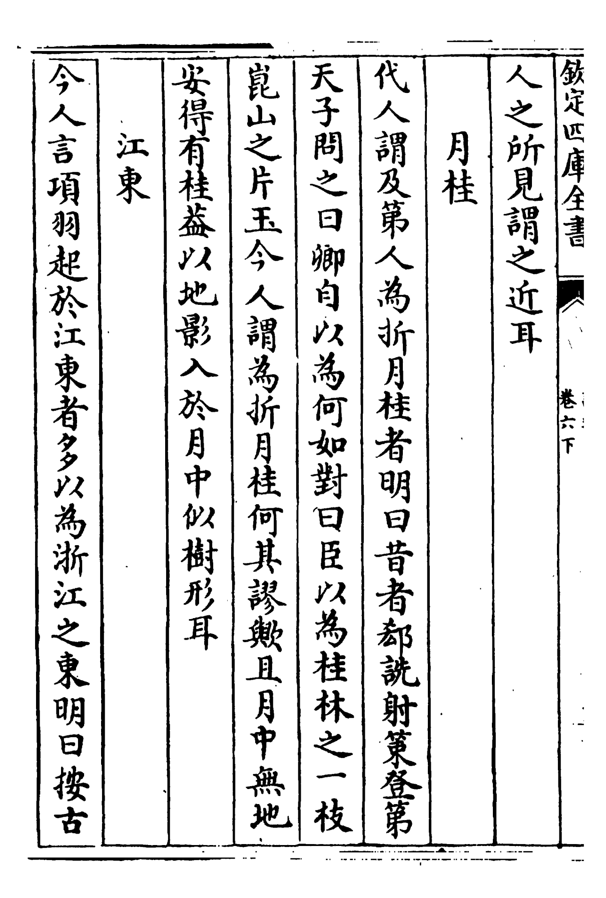
地震

莊子云海水周流相薄則地震明曰莊子之言失之矣按春秋之時地震者五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遂於是有地震其意言陰氣盛於上陽氣衰於下陰迫於陽而陽不能遂出故地震也或曰莊子之言亦有其理安知其失乎答曰若大地俱震則可謂之海水相薄而為地震之時不同率土或秦寧而楚震或蜀動而吳安由是而論則水非而氣是也

日遠近

列子云孔子出行逢二小兒爭論日之遠近其一兒曰日初出近日中遠何以知之初出大日中小非近大而遠小乎其一兒曰初出遠日中近何以知之初出凉日中熱非遠凉而近熱乎各以其理質諸仲尼仲尼笑而不答明曰按天形如彈丸陽城土圭得地之中則日之初出與日之中遠近均也初出大日中小者凡物平視之則大仰視之則小此乃視之有異耳初出凉日中熱者天氣不施故也初出之時中國在日之西故凉也日

中之時中國當日之下故熱也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則孔子知之矣或曰孔子知之何為不答也答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道大德尊豈與小兒街譚巷議乎又六合之外非關敎化者仲尼棄而不論故子路問事鬼神與死皆不答也且孔子纂易道以黙入索而不知日之遠近乎以其輕問故笑而不答或問曰子云陽城土圭得地之中何為東海近而西海遠也答曰地傾東南埀入于海今之海岈求其海際以



人之所見謂之近耳

月桂

代人謂及第人為折月桂者明曰昔者郄詵射策登第天子問之曰卿自以為何如對曰臣以為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今人謂為折月桂何其謬歟且月中無地安得有桂葢以地影入於月中似樹形耳

江東

今人言項羽起於江東者多以為浙江之東明曰按古

人稱江東皆謂楚江之東也以其江自西南而下江南江東隨江所向而呼也項羽起於江東即蘇州也故漢書稱項羽避仇於吳中其論用兵之道吳中士大夫皆出其下尋羽之行止無入浙東之文也或曰羽殺會稽守賈守通會稽非浙東乎答曰秦幷天下分置三十六郡江東爲會稽郡其治所在吳吳即今蘇州也羽殺賈守通之後起吳中子弟八千人非蘇州而何

江左

晉宋齊梁之書皆謂江東為江左明曰此據大約而言細而論之左當為右何以明之按水之左右隨流所向而言之水南流則左在東而右在西水東流則左在北而右在南水北流則左在西而右在東昔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則洞庭在西彭蠡在東其水北流故也又哀二年左傳云晉趙簡子納衛太子蒯聵于戚夜行迷道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此時河轉北流故謂河東為右也又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

就東階客就西階門以向堂為正故左在西而右在東亦其義也按建業之西江水北流則當左在西而右在東今以江東為江左則是史官失其義也若非史官失其義則世人之傳寫誤也

我承其弊

史記宋義云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弊明曰承字奉上之義於理不安當作乘陵之乘與乘勝逐北以剛乘柔其意同也

徒行

范曄後漢書蔡琰見曹公蓬首徒行而入明曰不乘事者謂之徒行不履韈者謂之徒跣今文姬蓋徒跣非徒行也故下文云曹公與之巾韈

象傲

後漢書劉表與袁譚書曰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明曰按虞書云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然則象是舜弟之名傲是不恭之稱非兩字名

瀟湘逢故人

柳文暢江南云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近代詞人皆以為二人舊是生人忽於瀟湘之上相逢遇也明日據其題稱江南曲是樂府閨情之詩也詩述婦人夫婿出行之後於春月採蘋次見洞庭湖上有人為客而歸婦人因問其夫其人答言於瀟湘之上逢見汝之夫更前去也故此婦人言故人去不返春華復將晚言已之年貌漸衰也不道新知樂秖言

行路遠者此婦人憶其夫在外戀新人而不歸託言行路遠耳婦人謂夫為故人非謂生人逢遇也或問曰今湖州有白蘋洲題此詩於庭內則所言洞庭得非具區中之洞庭山耶答曰按其題稱江南曲其詩云瀟湘逢故人洞庭當與瀟湘接非具區中之洞庭山又爾雅云水中可居曰洲然則水中洲渚所在有之葢文暢曾守吳興後人遂題其詩於吳興之洲因為名耳

白蘋

明曰經典言蘋者多先儒罕有解釋毛詩艸木疏亦未為分了而湖州圖經謂之不滑之蓴大謬矣按爾雅釋艸云蘋大萍左傳云蘋蘩薀藻之菜然則蘋為萍類根不植泥生於水上今人呼為浮菜者是也入夏有花其花正白故謂之白蘋或曰蘋花夏生而柳惲詩云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何也答曰以蘋花色白故通無之時亦可呼為白蘋也

蔓菁

今人呼菘為蔓菁云北地生者為蔓菁江南生者為菘其大同而小異耳食療本草所論亦然明曰此葢習俗之非也余少時亦謂菘為蔓菁常見醫方用蔓菁子為辟穀藥又用為塗頭油又用之消毒腫每訝菘子有此諸功殊不知其所謂近讀齊民要術乃知蔓菁是蘿葍苗平生之疑涣然冰釋即醫方所用蔓菁子皆蘿葍子也漢桓帝時年饑勸人種蔓菁以充饑諸葛亮征漢令軍人種蘿葍則蘿葍蔓菁為一物無所疑也然則北人

呼菘為蔓菁與南人不同者亦有由也葢鼎峙之世文軌不同魏武之父諱嵩故北人呼蔓菁而江南不為之諱也亦由吳主之女名二十而江南人呼二十為念而北人不為之避也由此言之蔓菁本為蘿菔苗亦已明矣或曰根苗一物何名之異乎答曰按地骨苗名枸杞芎窮苗名蘼蕪藕苗名蓮荷亦其類也斯例實繁不可勝紀何獨蔓菁蘿菔不可異名乎又曰今北人呼為蔓菁者其形狀與江南菘菜不同何也答曰凡藥草果實

蔬菜踰境則形狀小異而况江南北地乎

杞梓

近代文人多以杞梓為大材可為棟梁之用明曰杞梓小材木可為器物之用耳何以言之左傳云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與皮革同文故知非大材孟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釋木云杞枸檵郭璞曰今杞枸也尚書梓材云既勤樸斵惟其塗丹雘孔安國曰梓漆也詩云椅桐梓漆然則梓非

漆之别名可以為漆器之材耳是知杞之與梓皆柔軟之木杞則可為桮棬梓則可為漆器其非棟梁之材也明矣或曰昔秦人伐梓其中一青牛梓非大木耶答曰梓本大木但其為貨之時析而斷之為小材耳

七夕

明日古書皆以七月七日之夕謂之七夕今北人即以七月六日之夕乞巧詢其所自則說有異端靜而思之抑有由也葢鼎峙之世或中分之時南北異文車書不

一必北朝帝王有當七夕而崩者故其俗間用六日之夕南人不為之忌不移七日之夕由此而論昭然可見

楊溝

崔豹古今注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楊柳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觸垣墻作溝以隔之故曰羊溝明曰凡溝有露見其明者有以土塡其上者土塡其上者謂之陰溝露見其明者謂之陽溝言陽以對陰無他說也

化雞

風俗通云雞朱氏之所化故呼雞作朱朱聲明日萬物之生始於開闢軒轅之世已知十二屬之所配豈朱氏之姓興於軒轅之前乎按朱氏出於邾國之後春秋之時未有朱氏豈春秋之後方有雞乎風俗通以呼雞作朱朱聲即云朱氏之化且呼鴨作與與聲又是誰氏之化邪

脾磨

世上醫人見人病不能飲食即云脾不磨者明曰按皃

鶩鵞鷄之類口無牙齒不能噍嚼須脾磨之然後能消
故其脾皮悉皆堅厚若人則異畜獸既有齒牙能嚼食
物故脾皆虛軟唯用氣化耳病人脾胃氣弱即不能化
食非不磨也家語云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齬者九竅
而胎生胎卵既殊脾胃亦别而醫人不喻斯理一槩而
言歷代雖多曾無悟者

丘民

孔緬唐韻引風俗通云丘民魯左丘明之後也明曰丘

明出自齊太公之後不因丘明得姓按藝文志云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故春秋傳稱左氏傳豈其子孫以父祖之名而為姓乎且昭二十三年左氏有邾大夫丘弱則左氏為傳之時已有丘氏則非丘明之後也明矣風俗通之妄唐韻之疎也

字書

玆 黑也二玄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玆子思反 茲 艸木多益也從艸玆子之反 滋 益也從水玆

三字說文孳 禮記音子之反上從玆玆從二幺作玆訛又音字書見虞書有也 一字字

様明曰字様言訛者即是正也按書云樹徳務滋又云名言兹在兹古文並作兹上從艸音草下從二幺音一尭反益以隷書艸之其畫直過竪書直下即今文作兹雅當其理幺者物之初生之貌故兹幾孳幽之字皆從二幺文義交通音韻相近是知兹蓋兹此兹黒等字皆從二幺别有轉注音相近者亦皆准此或問曰安知左傳水兹之字不從水乎荅曰按杜注左傳云滋濁也不訓為黒假令兹訓為黒則幺是物之初生自得為黒不必要從

玄也且玄字亦從幺取其初生色黑也故禮記夏后氏尚黑義曰夏以建寅為人正物生色黑詩云何艸不玄是也又左傳云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滋則是滋字元始於物生不始於水濁也又問曰今之滋益之字及左傳水滋之字皆從水何也答曰後人加之耳

氐丁兮反從氐下一底丁木反山居也亦月下也從广氐二字說文乃字樣按氐字氐下一凡聲相近者合皆從氐羝祗之類是也說文字樣底字獨無下一非

起古文起者子能立也從庑巳之巳 杞古文杞字從木巳 芑古文芑字從廿巳 三字說文明曰按說文包字注云巳子也起字檢說文手部亦無此字其下從手非

協容樣從十明曰協字訓和宜從心也且協音嫌牊反心邉著劦與口邉著十皆是諧聲何得協字更從十乎

希通錄 蕭參

書名曰希通者葢取范甯云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絶於希通哉嘉定癸未通岩居士識

晉語胥臣對文公曰昔者太妊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韋氏云溲小也少便也豕牢廁也不加疾言易也設有是事猶當翦焉况於誕乎老泉帝嚳論嘗闢吞卵等事為庶幾胥臣之言無稽甚矣

雪山祁連山白山其實天山明帝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章懷註曰此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白山謂之天山過此皆下拜焉杜詩註天山即祁連山在伊州一名雪山其名雖四其實則一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韋昭曰車古皆音尺奢反漢已來始音居恐未必然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以此協韻攷之則古亦有居音矣

東坡詩三郎官爵如泥土爭唱弘農得寶歌註皆不載
出處嬾眞子録嘗記開元中有劉朝霞獻俳文於明皇
云遮莫你古來五帝怎如我今代三郎明皇兄弟六人
一人早亡故明皇太子時號五王宅寧王薛王明皇兄
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
荀子仲尼之狀如蒙倛韓退之註四目為方相兩目為
倛楊倞註倛蒙茸按子虛賦蒙公先驅愼子云毛嬙西
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也若是

則冡俱為二物俱音欺韻略無此字有魌字類楊倞説非

誓誥盟詛切切然恐其下之不我信至於假天地神明以誘之亦甚費力矣如堯舜時都俞吁咈四字成就天下無限大事二典三謨寂寥簡短則知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盛德不可及如此

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居至止煌煌火城按李肇國史補正旦曉漏院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擁馬謂之

火城

莊子天籟地籟人籟杜詩陰壑生虛籟注並云簫也按釋文三孔龠大者謂之笙小者謂之箹其中謂之籟籟者乃管之中虛也中虛然後有聲所謂樂出虛是也非直以為簫

佛名上加南無南謨按韻祖十虞韻内謨字注西域拜稱南謨音無因知佛起西方諸國拜而幷誦其號故就録之譯經者誤作南謨

光武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願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安敢遠期十年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此如家人父子相唯諾足想當時中興之氣象文叔少時與人不款曲豈信然哉

楊子祖述孟子文勢極是然楊子刻畫不若孟子渾然

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中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為楚人一炬耳前輩

嘗論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僕按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為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羡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録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避惡鬼惡鬼避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

自此言發之觀此二事皆盧生等稔其惡又從史之特方技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始皇因封禪之義謗口紛紛已懷殺意及其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上也則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於民間奪其無告之孤肆厥不軌之狀如今所謂妖教其中死無辜者多矣此一罪也因亡胡之讖興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脉南北生靈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筭骸積如山血流成川調發頻仍剥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

也獻避鬼之術覬眞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上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於此罪不容於死况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償萬民之命良不為過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眞可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况始皇自謂尊賜

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類有以中其欲歟尊賜之初不名其誦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葢惑於扶蘇之諫扶蘇曰諸生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嗚呼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一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自我一洗亦萬世之快也不然如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揺唇鼓吻自投於陷穽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伎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

其坑之者此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炎兩生以講禮聞四皓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壽其脈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明奸惡小人終不能為常久計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生等以方技禍秦坑於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手於秦與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自相擠陷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為不偏矣僕甚惡坑儒之名故論其顛末云

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泣數行下歌曰力拔山兮氣葢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又東坡志林載李後主去國之詞云二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曽慣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别離歌揮淚對宮娥東坡謂後主當慟哭於九廟之下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對宮娥其詞悽愴同出一揆然羽為差勝其悲歌慷慨猶有喑嗚叱咤之氣後主渾是養成兒女之

態耳如梁武帝稔侯景之禍毒流江左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此說雖與二者不同如窮兒呼盧驟勝驟負無所愛惜特付之一擲耳嗚呼安得此亡國之言哉

田文好賢下士温公鄙之為逋逃主萃淵藪王介甫亦謂鷄鳴狗盜之出於門下此士之所以不至僕謂此不足責有一事最無恥請暴白之戰國策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聞孟嘗君曰為君舍人內與

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其措之勿言也世之君子尚以為當時有一子思不在三千之數且田文志趣如此而顧以此責之過矣就使其能以禮招聘而子思且唾去不暇詎肯以車魚之故而就之哉戰國策言非眞有此事亦惡之甚耳

周亞夫細柳營見文帝不拜而揖人以為耀軍威要之身擐甲冑亦所不能拜按公羊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子

揖師而行何休云揖其父於師中介冑不拜為其拜如

蹲音存觀此則知亞夫之不拜有由矣

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會稽有錢唐縣今人以唐為塘非也其失本於世說世說云晉人有沈姓而令其縣者將築塘患土不給詭曰致土一畚以錢一畚易之土既集詭曰今不復須土矣人皆棄去因取以築故名殊不知秦漢以前已有此名豈云晉而然乎

本朝以居士稱者實繁即孟子所謂處士也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道藝處士也居士之稱昉乎此

今人以寄居之官為寓公禮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注寄公之子寄公字尤新

左傳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史紀鄭使謂秦穆曰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後漢彭寵傳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代為北道主人今世專以主人為東道

古人各指其地之所向而言之
今以宮奴為官奴即官婢其字原於周禮天官酒人奚
三百人注今之侍史官婢
漢昌邑王賀清狂不惠注如今白癡也僕謂以清狂對
白癡字亦新後讀左氏傳成十八年周兄無慧葢世所
謂白癡則知師古之注本於杜預惠慧字異而意同
杜牧之息夫人廟詩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墮樓
人至竟畢竟也詩人習用至竟字按後漢樊英傳論朝

逮若待神明至竟無他異其餘史書未見用此字

俚談以不可用為不中用自晉時已有此語左傳成二年郤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杜預注不中為之役使

今人多曰執劵取償按史記田敬仲世家蘇代謂田軫曰公常執左劵以責於秦韓又平原君傳虞卿其兩權事成操右劵以責劵者取其合符之義曰左曰右皆可

俗斥年長者為老物實非惡語人亦物也故曰人物況

六經中已有之周禮籥祭章祭蜡以息老物

利市之說世俗皆然其實六經中已有此字易說卦巽為利市三倍

周邦彦樂府有蘇幙遮之曲按唐書宋務光傳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幙遮葢本於此今誤為幙

魆字音辟出羯鼓録嵇康琴賦云閒遼故音痺絃長故徽鳴痺者魆也兩絃之間遠則有魆故云

實賓録 厠名

伴食宰相盧懷愼也

癡宰相楊再思也

盲宰相闒播也

模稜宰相蘇味道也

麻膏宰相崔徹也

曲子相公晉和凝也

看馬僕射唐李德權也田令孜擢為牙職令孜敗德權

畏誅遁入復州為太守圉人有識之者能話其事號為看馬僕射

伏臘侍郎户部侍郎蕭炅也

八磚學士唐翰林學士李程也

斗酒學士唐待詔門下省王績也

侏儒郎中唐兵部郎中韋愼也

軟餅中丞蜀韋㲉唐相範之子仕孟昶時歷御史中丞性多依違時號軟餅中丞

赤牛中尉魏兼御史中尉元仲景也嘗駕赤牛時人號為赤牛中尉

驄馬御史後漢桓典也

白兎御史唐王洪義也

金牛御史周攝侍御史嚴昇嗜牛肉凡到處金牛為之湧貴江南人號金牛御史

四其御史唐鄭洪霸也

斲窻舍人唐楊滔任中書舍人才力既疎殊不稱職一

日促命制詞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斲窓以取物議喧然時號斲窓舍人

五日京兆前漢京兆尹張敞也

筭博士唐陽燦也

瘦羊博士後魏博士甄宇

判詩博士五代王仁裕也

侍芝郎吳工人黄耇也

有道大人漢李恢廣武君左車十四世孫高尚不仕號

有道大人

縮慫御史唐御史俟思止也

太牢御史牛曰太牢謂牛僧孺也

土山頭果毅唐諸郎中不自員外拜者之謂

百蟲將軍浴水九山洛百蟲將軍顯靈碑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

呷醋節度使唐節度使李景略也

鐺脚脥刺史薛大鼎鄭德本賈郭順也

嬾兒刺史後魏瀛州刺史宇文福也

蠻府參軍管郝隆也

圍棋州都大中正宋明帝好圍棋

捉船使君唐末横州刺史郭氏也

髯參軍短主簿郄超王珣也

紫袍從事唐韋見素張倚也

香尉漢雍伸進南海香物拜洛陽尉時人因號曰香尉

進喜馬唐李瑒也

好脚跡門生唐李太師逢吉知貢舉榜成未放而入相及入第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跡門生前世未有

負心門生唐宦者楊復恭

秦婦吟秀才五代蜀相韋莊也

不利市秀才唐夏侯孜也後登相位

素臣謂丘明也

僞荆卿唐甄戈任俠者

楊三郎隋宗室滕穆王瓚也

洒可郎節度使王紹鼎也

善士孟子曰薛居州善士也

醉士唐皮日休自謂也

辯士王褚云張禄天下辯士范雎言蔡澤辯士太史公

謂陸賈辯士

望士晉葛旟曰顧榮天下望士

貧士晉劉實也

寒士齊司徒褚彦回謂劉詳曰寒士不遜又褚彦回謂

謝趨宗曰寒士不遜後周張綰因酒詬杜果曰寒士不遜

萬石君漢石奮也後漢馮勤曾祖父楊為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又後漢秦襲為潁州太守為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家

三相張家唐張家貞相玄宗延賞相德宗弘靖相憲宗時號曰三相張家



三戟崔家唐崔林伯仲多至大官並列棨戟時號三戟
崔家

五唐王家隋王龍之財帛埒於王侯五子各立一院邑
里號為五唐王家

書樓張家五代周張昭遠好學積書萬卷以樓藏之號
書樓張家

三戟張家唐張儉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銀鏤王家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為美故呼為銀鏤王家

喻銀質而金飾也

萬石張家唐張文瓘四子父子皆三品時謂萬石張家

眞書盧家唐盧詹尚書為吏部押官誥楷署其名字時人謂之眞書盧家

尖頭盧家五代盧售祖父仕唐俱至顯官子孫生而頭鋭時人號尖頭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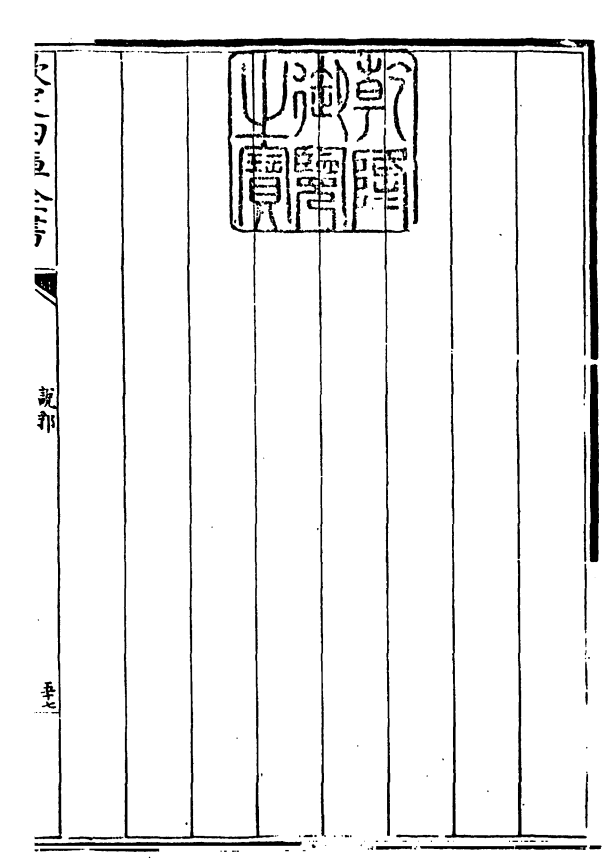
闕下林家唐林攢親亡廬墓有白頭來甘露降林作二闕於母墓前時號闕下林家

世修降表李家蜀李昊四為降表蜀人憤之有潛書其門者云世修降表李家

不語楊家五代中楊行密有一子病瘖鄉里號為不語楊家

點頭崔家崔雍兄弟八人皆登進士一科世號點頭崔家

鳳閣王氏唐王釋從昆弟四人皆擢進士至鳳閣舍人時號鳳閣王氏


乾隆御覽之寶

說郛卷六下